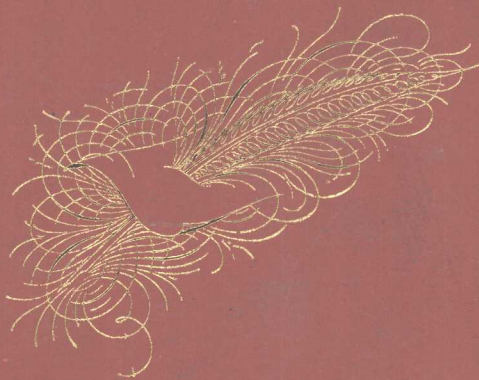


新莎士比亚全集

THE NEW COMPLETE
WORKS OF SHAKESPEARE

X

河北教育出版社



Shakespeare

新莎士比亚全集

十二卷版

方 平主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目 录

已 录	1	结局好万事好	阮 珅译
已 录	159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	阮 珅译
已 录	353	自作自受	方 平译
已 录	523	雅典人泰门	方 平译

All's Well
that Ends Well
结局好万事好

阮 珅译



前 言

《结局好万事好》是莎士比亚着意描写爱情与血统论之间的冲突的一出好戏。莎士比亚在1602年创作《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接着写了《结局好万事好》(1603~1604)，再下去又写了《自作自受》(1604)。这三个剧是连续创作的，在戏剧形式和艺术手法的运用上，有相似或相通之处，表现出一种“连续性”。莎士比亚到了创作中期，思想认识上有所深化，看问题不像以前那样天真，那样充满了幻想。他继续写喜剧，同时也写悲剧。这个时期的喜剧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征，即：虽然它们都写爱情，但不是男女双方的真诚甜蜜的爱情，而是爱情上的纠葛。剧中似乎有一个灰暗的阴影在晃动，看不到《捕风捉影》、《皆大欢喜》和《第十二夜》等早期浪漫喜剧中的欢乐气氛。评论家把莎士比亚的中期喜剧称为“阴暗的喜剧”或“苦涩的喜剧”，包括《结局好万事好》。

下面先介绍一下这个剧的主要情节：

法国鲁西利昂伯爵体弱多病，请了一位医生长年住在府中为他诊治。这位医生临终时立下遗嘱，把孤女海伦娜托付给伯爵夫人照顾。情窦初开的花伦娜爱上了老夫人的儿子伯特伦。可是这个贵族青年门第观念重，没有理会她的爱情。伯爵去世后，伯特伦承袭父亲的余荫，离家去巴黎，到王宫中侍候国王。这时国王正患痼疾，生命垂危。御医们都束手无策。海伦娜得悉此事，便自告奋勇，去巴黎王宫，要求用父亲传给她的秘方为国王治病。她去王宫，主要是为了追随她的心上人。通过自荐、陈情和保证，她终于说服了国王接受她的治疗，而且在两天内治好了国王的痼疾，真是药到病除，妙手回春。国王满心欢喜，答应满足她提出的任何要求。她便恳请国王把她自己选中的伯特伦赐给她做丈夫。国王立即命令伯特伦与海伦娜结婚，但伯特伦嫌她出身微贱，拒不从命，遭到国王怒斥，才勉强同意。婚礼一结束，他就出走意大利佛罗伦萨去从军。他给海伦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汝若能获得我从不离手之戒指，且能向我表明汝腹中所孕之子确系我所出，方可称我为夫。”为了赢得伯特伦的爱，海伦娜乔装打扮成一个香客，要去西班牙一所寺庙去朝圣，其实是到佛罗伦萨去寻夫。她到达目的地后，住在一个寡妇开设的旅店里，并打听到自己的丈夫正在引诱寡妇的女儿狄安娜。她便向她们母女俩说明自己的身份，希望得到她们的帮助，使伯特伦改邪归正。这个他乡寻夫的女主人公想出了一个“床帷之计”，让狄安娜先索取伯特伦手上的戒指，再和他约好幽

会时间，由海伦娜去做床上替身，和伯特伦同床而睡。海伦娜因此怀了孕，实现了丈夫在信中提出的两个条件。后来她又安排狄安娜告御状，伯特伦终于不得不在国王面前勉强做了一点悔过的表示，最后认海伦娜为妻，说要永远爱她。

从情节的发展和结尾可以看出，海伦娜千方百计赢得的爱情，是充满苦涩味的。

这苦涩味的根源在哪里？根源就在于他们的婚姻门不当、户不对。伯特伦是豪门巨富的贵公子，而海伦娜不过是一个穷医生的女儿。一个出身高贵，一个出身微贱。在伯特伦看来，高贵和微贱，是对立的两极，永远不可能接近。他对国王说：“一个穷医生的女儿做我的妻子？/我才瞧她不起，别丢尽我的脸！”（第二幕第三景）封建门第观念就这样禁锢着伯特伦的心。贵族的联姻，从来就是建筑在家世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家世对等，利害关系一致，就可以结为秦晋之好，否则就视同路人或仇敌。贵族子弟选择配偶时，完全没有个人感情可言，因为他个人的热愿已淹没在家世利益的冰水之中。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的，在封建贵族的爱情观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在这种条件下，关于婚姻问题的最后决定权怎能属于爱情呢？”^①伯特伦不爱海伦娜，就是由于家世论、血统论在作祟。国王严肃地给他指出：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人血都是一样的红，一样的热——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4页。

……我们的血液，
若倒在一起，那颜色、重量和热度
都毫无区别，可是分开来放，
差异却很大。这真是咄咄怪事！

（同上）

这几句话，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人道主义者的新观点。莎士比亚创作《结局好万事好》时，想的就是以戏剧反对家世偏见，争取普通人的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只要对比一下莎士比亚的剧本和材料来源——卜伽丘《十日谈》第三天故事第九，看看莎士比亚在编写中作了什么样的改动，就可以理解他的创作意图。在《十日谈》中，贝尔特拉莫（伯特伦的原型）谈到吉莱塔（海伦娜的原型）“出身低微”时，没有任何人驳斥他这种看法；而莎士比亚在伯特伦说出他的家世偏见后，立即让国王大发议论，表达他的人道主义观点，批判以血统论为支柱的封建门第观念。人们大概都还记得，我国在“四人帮”肆虐时期，极“左”思潮泛滥，封建的血统论披上了炫目的形象化的外衣：“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这个论调的始作俑者及其追随者们，不知坑害了多少有才华、有作为的老、中、青知识分子！四百多年前的莎士比亚，就看清了家世偏见的危害性，苦心孤诣，以深批血统论为己任，其形象比二十世纪的“左”得出奇的人，真不知高大多少倍。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莎氏的思想无疑超越

了时空，走在历史前头。

在这里，我们还应该重视英国民主思想的传统。莎士比亚的血统论，是英国 1381 年农民起义领袖、穷牧师约翰·保尔的平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保尔说：

亚当耕田，夏娃织布，
有谁是上等人？

这句话成了农民起义的战斗口号。保尔在讲道时还经常寻根究底地提出问题：“难道我们不都是共同的祖先亚当和夏娃的后代吗？”从根本上否定了家世偏见。莎士比亚则进一步提出了“验血”（“那颜色、重量和热度/都毫无区别）得出的结论。科学和道义（人道主义思想）一起，保证他立于不败之地。

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家世？莎士比亚对这个事关荣誉、德行和光耀门庭的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

德行往往出自卑微的门庭，
门庭增辉靠的是人的善行。
倘若徒有盛名而不具德性，
那种虚假荣誉就像浮肿病。

.....

有些人狂妄地自诩为荣誉世家，
却辱没了先人，真该受荣誉的唾骂。

荣誉全靠我们自己去追寻，
用行动争光，不靠祖宗的福荫。
“荣誉”这个词本身是一个奴隶，
它降了格，被滥用在一块坟地里。
每一座坟前都竖一块撒谎的墓碑；
荣誉的尸骨却沉睡在荒草堆，
无声无息。……

（第二幕第三景）

原文一连二十行用骈韵双行体写成。音调高，节奏快，表现了说话人的慷慨激昂的情绪。这是这个喜剧中很精彩的一个片段，不妨把它当作短小的议论文来读。人们读后，都会即刻得到这样一个印象：莎士比亚把真假荣誉说得何等透彻啊！早在《亨利四世》中，莎士比亚就精心刻画过各自为封建家族和王室的荣誉大动干戈的亨利·珀西和亨利太子，还通过福斯塔夫以玩世不恭的口吻对荣誉做过评说。但那个评说是即兴式的，不严肃，也不全面。莎士比亚的未尽之意，留到《结局好万事好》中来补充，发挥得淋漓尽致。剧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憧憬着荣誉。国王赞扬伯特伦的父亲生前和他一道征战时，勇敢超群，“他的荣誉感，像时钟知时而动”，（第一幕第二景）年轻的朝臣去佛罗伦萨和锡耶纳参战，国王为他们送行，勉励他们说：你们“不是去向荣誉求爱，/而是去把它娶回来。”（第二幕第一景）伯特伦的父母和海伦娜的父亲等老一代人，都珍惜荣誉，并身体力行获得了殊荣。年

轻一代如伯特伦踊跃从军，虽然动机不纯，但另一方面却也向往着他心目中的荣誉。一般来说，当时的男女青年所追求的荣誉，都是与他们的性别相适应的。男子的志向是驰骋疆场，建功立业；女子关心的是贞操和真正的爱情。取向不同，追求荣誉的愿望是一致的。莎士比亚创作《结局好万事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对荣誉做出正确的阐释，以求有益于教化。他的中心思想是：荣誉在于一个人的操行，不在于一个人的出身和社会地位。

关于这个剧的批判家世偏见的基本主题就谈这一些。下面谈谈有关它的性质的一些说法。

有的评论家认为《结局好万事好》是一出宽恕喜剧。它有奇迹剧和悲喜剧的因素，可以说它是莎士比亚的晚期传奇剧《辛白林》、《冬天的故事》和《暴风雨》的先导。在这些剧中，主人公的别离都以挥泪的团圆结尾；犯了过失或作恶的人物，最后都获得了重新做人的机会。正如《维罗纳二绅士》中的普罗图斯、《捕风捉影》中的克劳第和《自作自受》中的安琪罗一样，《结局好万事好》中的伯特伦也得到了宽恕。国王说：“我已经宽恕一切，忘怀一切了。”（第五幕第三景）狄安娜也说：“不过他没有害我，我在这儿饶了他。”（同上）因为他虽然对狄安娜有诱奸的企图，但实际上没有犯罪，按照宽容的诡辩法，他是无辜的。甚至拉富对邪恶的代表人物帕罗也表示了宽恕态度。拉富认为，虽然帕罗是一个笨蛋，又是一个坏蛋，但“总得有口饭吃”。（第五幕第二景）我们看到，《结局好万事好》和之后的《自作自受》都对缺德行为进

行了批判,然而批判是为了宽恕,所以都属于宽恕喜剧。从《维罗纳二绅士》到后期传奇剧,中间有一条宽恕喜剧的发展的直线,《结局好万事好》是这条直线上的一点。^①

也有人强调《结局好万事好》的讽刺性质。在这个剧中,浪漫和讽刺手法平行发展,互为映衬。显而易见,莎士比亚是在致力于悲剧创作的深刻讽刺的同时,寻求轻松的喜剧性。这个剧的讽刺笔触主要是通过小丑拉瓦奇和吹牛的胆小鬼帕罗来表现的。拉瓦奇插科打诨,嘲弄婚姻、宫廷礼节和教徒的荒淫无度的生活。老伯爵夫人骂他是“嘴巴不干不净的诽谤别人的混蛋,”(第一幕第三景)他却自命为“一个先知,用最直接的方式宣扬真理。”(同上)帕罗外强中干,厚颜无耻,是有名的吹牛撒谎者,专门引诱年轻人走上邪路。他胆小如鼠,却气壮如牛。这个形象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剧作家普劳图斯(公元前254?~前184)的《吹牛的士兵》。莎士比亚赋予他以福斯塔夫的一些性格特征。虽然他不像福斯塔夫那样有“自知之明”,但他的“信口胡说”有时也并非完全不合实际,^②剧中还有对爱情和战争的讽刺,表现了《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流风遗韵。

① 参阅哈丁·克雷格与戴维·贝文顿合编《莎士比亚全集》修订本(The Complete Works of Shakespeare, revised edition, edited by Hardin Craig, David Bevington, Scott, Foresman & Company, Glenview, Illinois, 1973)第803、805页。此书编者以《捕风捉影》(1598)为莎氏宽恕喜剧的起点,其实它始自《维罗纳二绅士》(1594)。

② 参阅克雷格与贝文顿合编《莎士比亚全集》修订本,第803页。

还有人指出,《结局好万事好》中许多谚语式的警句,都带有深刻的哲理性。人们在看戏的时候,很自然地为剧中人物的遭遇所吸引,同时也抽象地思考着那些使剧中人物感到困惑的问题。莎士比亚的警句都是在一定的戏剧情景中出现的,但也适用于其他场合。例如:

适度的哀伤是对死者应尽的本分,过度的悲痛是危害生者的仇敌。

(第一幕第一景)

……我们常看到
挨冷的聪明人伺候着盛装的笨蛋。

(同上)

要是我们自己宣布自己的功劳,我们就会显得极不谦虚,玷污了光辉的美德。

(第一幕第三景)

……我们常犯错,
轻率地低估手中宝物的价值,
直到失去了它们才觉得可惜。

(第五幕第三景)

……赞美失去的事物
可使回忆更珍贵。

(同上)

莎士比亚的许多剧作都有警句,但以《结局好万事好》中

的警句为最多，所以这个剧比其他剧作更具有哲理剧的性质。^①

以上是见仁见智、各执一词的说法，人们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考察一个剧本的性质。看到剧本中的宽恕情节，你可以说它是宽恕喜剧；看到讽刺笔调，你可以说它是讽刺剧；看到哲理成分，你可以说它是哲理剧。但对任何剧作，我们都要有一个总的认识，也就是说，要有一个总结其基本内容、概括其主导精神的说法。根据《结局好万事好》的精神实质，看来还是把它称做“问题剧”比较恰当。“问题剧”本是指十九世纪末期易卜生、高尔斯华绥、萧伯纳等剧作家创作的反映社会问题的戏剧。1896年，美国莎评家弗里德里克·S·博厄斯在他的《莎士比亚及其先驱者们》一文中，首次用“问题剧”这个术语来界定莎士比亚的四部剧作：《结局好万事好》、《自作自受》、《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和《哈姆莱特》。经过学者们多次讨论，《哈姆莱特》仍归入它原来所归属的悲剧类，其他三部则留在“问题剧”^②类中。为了使立名的意义更加明确，我以为上述三部戏剧最好称为“社会问题剧”。

① 参阅约翰·怀尔德斯：《结局好万事好》引言，BBC TV 莎士比亚丛书，《结局好万事好》，英国广播公司，1981年，第13、14页。

② 莎评家大都沿用这个术语，但归类各有不同。如有人把《居里厄斯·凯撒》、《自作自受》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归入“问题剧”。美国现代莎评家戴维·M·泽斯默大体上赞同博厄斯的意见，把上述三部中期喜剧列入“问题剧”类内，未归入喜剧类。见其论著《莎士比亚入门》英文本，第278、303页。

那么,《结局好万事好》究竟反映了并企图解决什么社会问题呢?这还得从爱情婚姻和家世偏见(门第观念、血统论)谈起。国王以血统论开导伯特伦之后,紧接着说:“既然海伦娜无比贤惠——你却嫌她/是一个穷医生的女儿——那你分明是/嫌弃美德爱虚名。”(第二幕第三景)这就顺理成章地提出了德性问题。家世偏见属于社会道德观念的范畴,它和如何看待荣誉有关。在一般人看来,有钱有势的家世就和荣誉结了缘,否则就绝了缘。这就是世俗的偏见。荣誉实际上是德行的载体。要克服家世偏见,首先要立德,要树立正确的荣誉观。国王在谈到荣誉时指出:“善恶都要看本质,不在乎名义,/品性表现有公评,也不看地位。”(同上)伯特伦继承了贵族爵位,只是获得了“虚假荣誉”;他遗弃妻子海伦娜,还企图诱奸少女狄安娜,这就表明他道德堕落,完全丧失了荣誉感,也谈不上荣誉。他的家世偏见已转变为不问家世的“纵欲主义”。只要能纵欲,跟谁在一起都行。个人的操行和社会伦理道德是息息相关的。朝臣们在议论伯特伦纵欲的时候,都联系自己,表示要“清除欲念”,不愿“眼看着恶念的萌生,直到它达到可鄙的目的。”(第四幕第三景)莎士比亚苦口婆心,讲道德,辨善恶,揭露并批判社会问题,始终以这样的人生观为指导:“人生就是一块用善恶相连的混纺纱织成的布料:我们的善行如果不受过失的鞭笞,就会自负自傲;我们的罪恶如果不为善行所安抚,就会自暴自弃。”(同上)生活中有善有恶,道德的责任就是要密切注视善恶的消长,以恶儆戒善,以善感化恶、改造恶。坚持惩恶扬善。莎

士比亚还通过剧中人物“怀古伤今”，反映老人和青年之间的“代沟”，主要是德行上的差距（年轻人“不能用德操来掩盖他们的轻浮”），如实地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通过老伯爵夫人和拉富对海伦娜的褒和对伯特伦的贬，强调说明了出身下层的人在道德上高于名门贵族的堕落子弟。这突出表现了莎士比亚反“血统论”的民主思想，表现了他对社会道德问题的关怀。

最后说一说剧本结尾。这结尾似乎给人一种印象：伯特伦弃恶从善了。有的评论者还说，海伦娜医了国王的身，也医了伯特伦的心。可惜事情不完全是这样。戏快到终场时，伯特伦只对海伦娜说了一句：“是名，也是实。原谅吧！”（第五幕第三景）随便敷衍了一下；对国王，他也只是简短地用一个骈韵双行表态：“要是她能把这件事讲清楚，陛下，/我愿意爱她，永远永远爱她。”（同上）莎士比亚本可以让伯特伦在这里多说几句，特别是对海伦娜多说几句贴心话，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也许他觉得伯特伦这一次表态和上次同意结婚的表态一样，都是“勉强”的，用不着多说。在同意结婚前，伯特伦曾斩钉截铁地表示：“我不能爱她，也不想勉强去爱她。”（第二幕第三景）只是慑于国王的严词斥责，他才同意。他这样对国王说：“让我的爱心顺从您的眼力。”（同上）话里包含了无可奈何的意思。莎士比亚写到结尾时，似乎觉得伯特伦脑子里“血统论”的流毒没有肃清，既不会因海伦娜医好了国王的病而爱她，也不会因为她用了“床帷之计”而真心认她为妻。结局究竟如何，还很难说。现实和传奇毕竟不